

經義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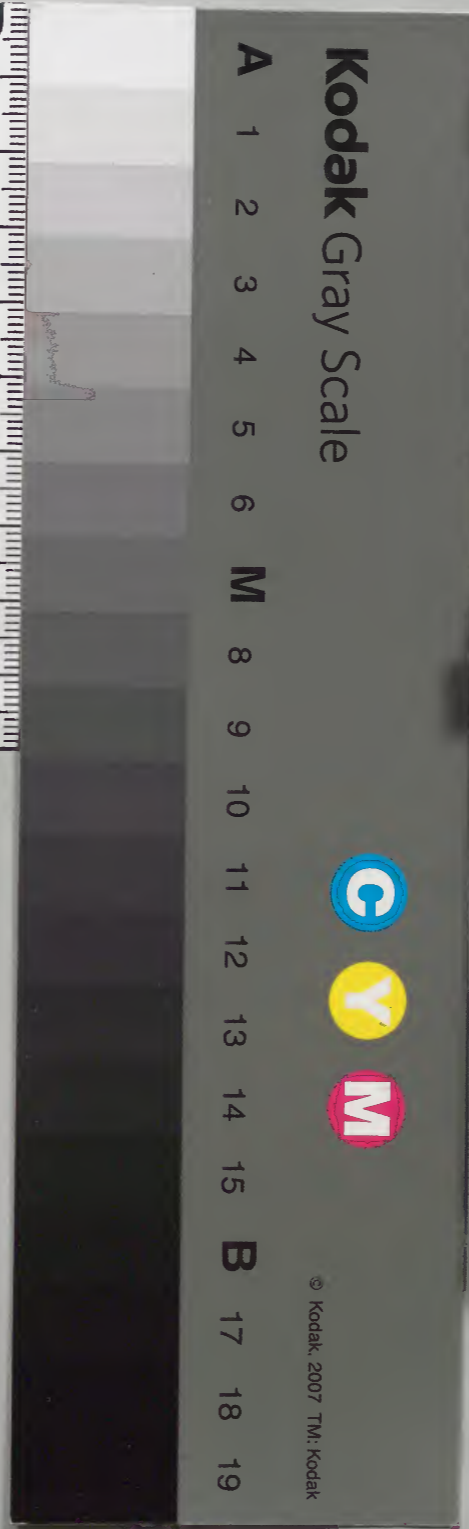


九	二	七	三	漢書門
六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九	漢
七	二	書
函	七	
一	四	
五	三	
架	冊	號
類		

百卅五之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3
冊數	64(31)	
函號	297	9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十五

秀水 朱熹

男 沈

後禮

馮氏 止禮

秋

吉安府志 馮氏 翁仲 呼 天 神 人 登 樂 縣 漢 陽 縣 水 陸 官

無 州 守 劉 孟 申 之 墓 以 其 父 魯 山 先 生 葬 弟 吳 翁 翁 為

三 馮

何氏 冠 德 約 制

一 高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秀水 朱夔尊

男 昆田

儀禮六

馮氏翼翁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

撫州守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暨弟獎翁謂為

三馮

何氏林冠儀約制

一篇

存

王氏 堪 冠禮儀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 簡 冠記 昏記

各一篇

佚

錢氏 時 冠昏禮

佚

陳氏 普 士冠禮說

一篇

存 載石堂集

陳氏 選 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

使

鄭氏 若曾 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 願 昏問

一篇

存

陰氏 秉衡 昏禮節要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五

未見

李鎧曰秉衡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陰孟

子 王氏承裕 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  
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諡康僖

王氏父相 昏禮圖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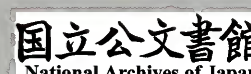
存

毛氏奇齡 昏禮辨正

存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觀隣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  
婦入於房合卺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  
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  
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  
祖廟誅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  
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  
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  
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  
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  
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  
先配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



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苟不告迎是謂  
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  
與詐即已爲夫婦而同於不爲故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  
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  
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  
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  
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  
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  
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  
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  
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  
禮以爲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

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  
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  
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  
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  
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  
時三月則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  
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  
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爲婦見則  
棗栗暇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  
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  
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  
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

爲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  
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  
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  
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  
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  
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  
元晦作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  
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  
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  
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  
三日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  
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

朱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生  
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於燕賴至請  
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  
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  
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爲禮  
數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鼎革流離  
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  
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  
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  
書而文公亦即以儀禮爲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  
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善觀禮者

即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  
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於周制爲尤切故予傳春秋直  
以禮事文義立爲四例而以禮爲首以爲春秋是非固有  
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夫先  
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  
祖即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  
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  
即朝廟者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  
後之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  
夫子經見之書也况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  
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  
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始昏禮不朝廟是爲妄士

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有學者  
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  
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劉氏故士相見義

一卷

存

東都事略劉故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  
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故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子畢乃拜啓聖公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冑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禮又爲孔壁淹中所出也若夫贊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拘於羔鴈雉踞之飾矣因錄一二策將以告夫來謁闕里者

鄭氏樵鄉飲禮

宋志三卷又圖三卷

佚

高氏閱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炎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佚

史氏定之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起鄉飲酒書

佚

何氏棟如鄉飲圖考

一卷

未見

許氏孚遠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載堉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繆泳曰鄭世子

馮氏應京鄉飲圖說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啟飲射輯略

一卷

未見

聞人氏詮飲射圖解

一卷

存

詮序曰夫射何爲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別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盡倫者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之德聖而智節之道孫以通和敬之施恭以安君子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行不疑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親行不獨行而人易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焉剡蓬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

之以明嫌義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不廢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夫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盡倫之首事也是故其藝章而德進矣其節著而倫盡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

朱子熹鄉射疑誤

一篇

存

王氏廷相鄉射禮圖注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茲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於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於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而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蛻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恆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爲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揆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區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况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葉氏良佩燕射古禮

續編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三

一卷

未見

徐氏樾 燕射禮儀

一卷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樾撰

李延是曰樾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良臣 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 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陳鳳梧撰冀北郭登庸為湖廣提學副使刊行之

謝氏少南 射禮纂要

一卷

未見

楊氏道賓 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江夏

郭文毅加以攷證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世百

戰之餘士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

而止以故節目疎濶其後涇野呂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  
 在潤色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  
 蓋欽定之儀有射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  
 又增飾之雖曰適中然以文勝矣此溫陵楊荆巖先生射  
 禮儀節之所由纂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  
 為禮先生其穆然有從先進之思乎江夏郭君博物君  
 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為之考射法射器射職以  
 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廣先王造士之意用  
 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挽世道於古初者實倪於此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節一編兩先生之所  
 以佐王道者豈其難哉

朱氏經射禮集解

存 卷

縉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義矣  
 今復何為而有是集解耶蓋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  
 鄭注簡切後學罔晰其精微矧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  
 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  
 要等書撰次雖為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慮漫無依  
 據艱於效慕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祖述儀禮參  
 考群籍要殊於同會萬於一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  
 次之以攷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  
 器以備禮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無非咀味古人糟  
 粕而演繹之耳詎敢罔作聰明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召

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畫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雅時來觀者絡繹依稀矍相堵墻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駭見修舉於學宜其人皆爭先而快觀之亦不足爲異也已矣事竣舉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夔暨李生九叙劉生玉光偕通學諸生力請備紀以風來學辭終弗獲竊惟宣父言夏商之禮尚慨杞宋之無徵晦庵撰楚辭之注尤多闕疑之未訂顧愚管窺蠡測之見曷敢銜售以貽名家宗工之笑歟雖然敦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義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庸書以爲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李延是曰縉零陵舉人署郊縣儒學教諭

林氏文奎射禮圖注易覽

一卷

未見

吳氏霞射禮輯說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坤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

一卷

存

方氏<sup>四</sup>覲禮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終

弟子吳縣席前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 朱夔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七

戴氏<sup>德</sup>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 通志略同

佚

馬氏<sup>融</sup>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sup>玄</sup>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

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

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于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卒諡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  
魯哀公葬父一篇散見群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  
永嘉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  
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  
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  
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  
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  
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賈於地故作桂  
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  
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  
公有女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  
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

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  
門北嚮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  
桃湯爲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  
穀囊者起伯尼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  
之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  
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不也菰  
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  
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  
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  
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  
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不也魂衣起苑荆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

哀谷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  
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為酈善長謂孔子非璠瑒送  
葬安用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傳

喪服天子諸侯圖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衛氏瓘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達喪服要記

七錄二卷

佚

隋書達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泰始初拜郎中年

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錄六卷

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眾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 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衍凶禮

隋志一卷

佚

葛氏洪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銓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德明喪服要問

七錄六卷

佚

裴氏松之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庾氏蔚之喪服要記

七錄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錄一卷

佚

費氏沉喪服集議

七錄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沉撰

雷氏次宗畧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  
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朝之曰昔與  
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豐令

張氏耀喪服要問

七錄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錄六卷

佚

王氏儉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 舊唐志同

佚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田氏僧紹集解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著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五卷

佚

隋書司馬瓛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 舊唐書逸作逸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劉氏嶽 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沈氏麟士 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袁氏祈 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 舊唐志同

佚

唐書趙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崔氏逸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 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 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佚

何氏循 喪服治禮儀注 七錄作士喪儀注

唐志九卷



何氏 佚 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 佚 喪服經傳義疏

皇氏 佩 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 智 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佚

謝氏 嶠 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隋書 嶠 陳國子祭酒

袁氏 憲 喪禮五服

隋志七卷

佚

隋書 憲 大將軍

王氏 隆 伯 喪禮鈔

隋志三卷

佚

張氏冲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舊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題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五卷 注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  
 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其下  
 有徽注云母弟與妻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妻子  
 同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  
 謂別子為祖也又要記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  
 自為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徽注云  
 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為  
 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  
 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  
 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  
 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

前後此為每公之子皆別也又要記云凡諸侯之  
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群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  
為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齊衰九月其  
下有徽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為宗主  
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  
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下文云若無母弟則  
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為之  
大功九月下有徽注云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  
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  
宗者一代而已下有徽注云此二宗者一代而已  
下有徽注云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  
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謂也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終

弟子嘉興王 法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終

朱子熹與王 朱熹外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八

孟氏 說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舊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為同州刺史

殷氏 价喪服極議

通志一卷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六

龐氏景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薦五服圖

佚

裴氏苴五服儀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苴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子陵五服圖

通志十卷

佚

新唐書貞元九年上

伊氏失名喪服雜記

七錄二十卷

佚

徐氏失名喪服制要及附圖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失名喪服記

隋志十卷

佚

嚴氏失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 失名 駁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樊氏 失名 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佚

戴氏 失名 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錄五卷

佚

七名氏 喪服義鈔

隋志三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七錄一卷

佚

喪服要略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錄二十九卷

佚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錄一卷

佚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隋志一卷

佚

喪服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七 四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自中林凶野而

梁氏觀國喪禮

五卷

佚

廣東通志梁觀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排佛

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挺服制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隨吉凶五服儀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七

五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數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特凶禮而已

沈氏括喪服後傳

佚

括自述曰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適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馮氏椅喪禮

佚

葉氏起喪禮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振卿永嘉人其書虞集爲之跋

車氏垓內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峰先生者也居黃巖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登永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賾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績衽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之說改正績衽爲裳之上衣之傍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疏之隆殺文公家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內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廸功郎建寧浦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赴

牟楷序曰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

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  
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  
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况期功乎期功之正者  
且莫之盡况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  
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  
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  
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峰先  
生之委也至元後己卯暢月

張復跋曰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  
獲一觀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  
思卅角時從玉峰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  
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

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  
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能以  
隅反矣雙峰先生玉峰先生之委也宜其熟於禮也烏乎  
微契不能啓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  
釋又不能使後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  
心油然而風之於艸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  
庚辰六月

子瑤跋曰先君成此書未脫橐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  
疾終家塾悉爲煨燼時瑤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  
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先師栖筠鄭  
先生亡余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  
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

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瑤不敢私遂鈔諸梓與衆共之  
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惟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  
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  
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  
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  
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  
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  
乎有補於治道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

按車氏書予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八書目爲三  
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  
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總麻應服小功而殤者降  
服總麻卷九爲深衣疑義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虞集後序曰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  
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  
然其臆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  
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  
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  
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  
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龐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  
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  
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

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心於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巖巖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余而俾與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余雖在成均合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戴氏石玉 治親書

三卷

佚

虞集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禘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

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  
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  
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  
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  
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  
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  
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  
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  
首釋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  
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  
如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惡在其  
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  
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  
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  
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  
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  
爲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  
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嘗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  
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  
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以者不有躬行心得之  
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  
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  
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張氏璽 喪服總類

佚

龔氏端禮 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南老 喪禮舉要

未見

徐氏駿 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誠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別乎親疏之等俾不相賣亂者故馮鼎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

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嚴子駿不自揣已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製孝慈錄間亦採摭先儒至當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為五服問答凡三謄彙始克成編名曰五服集證嘗以質諸先達咸曰雖哀集眾說以釋其義足可俾為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卑隆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而生則五服庶無相瀆者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書不可私於已遂慨然捐錙命工鐫梓以永其傳駿深懼舛駁不能盡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倘改而正諸則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詹氏璽 喪禮書

未見

黃虞稷曰璉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贛州二府事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溫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

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改葬二嫂叔服三喪由祭四服官政五葬北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九貧葬十喪未歛服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服諸志十三魂帛十四衰制十五風水十六喪次十七具載家藏集中

劉氏績喪服傳解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為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先儒以為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為傳豈以通上下兼經權難知與漢末鄭玄為十七篇注唐賈公彥為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為通解門人楊



復爲圖至教繼公爲集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  
幾何人傳者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奧粗并亡制度  
禮亦難言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近蹈前訛惜哉  
績承乏吏部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玄端爲  
凶哀服制無漢以後附會說諸大臣從之尋守鎮江治官  
三月即歸杜門成初志以內外徵不起忘飲食寵辱死生  
加百倍功然後知禰祖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  
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  
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爲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正體  
父母期持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爲長子斬宗子不  
爲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斬無子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  
尊同則仍云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

祿則同民三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  
無服而有服從重而從輕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  
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豈易知哉是  
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  
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  
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績特爲訊又圖以該之使九族  
有等而不容毫髮差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  
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  
掌非妄作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記

一卷

存

汪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夔尊序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

銛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行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為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此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据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

直史館自初喪至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余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是書綱要公之發凡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卜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勝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槨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避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之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考譜藉以問世而哀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陋就簡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

稽多以已意相疏校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  
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  
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  
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為篇

甯氏成為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黃虞稷曰衡陽人

薛氏蕙為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

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終

弟子諸暨駱肇榮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朱彝尊 編

公未補書三夏軒錄存圖及堂室佛龕并卷之八爲卦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一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畧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又曰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奮以授后蒼魯閭丘鄉蒼說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爲記

晉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顏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

慶氏普禮記

佚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

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爲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克父子尙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克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克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即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克禮通義

十二篇

佚

演經雜論

百二十篇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  
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  
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克傳慶氏以授  
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禮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

呂祖謙曰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毋寧制而  
未善曹褒禮即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褒專學讖緯所  
論皆讖緯之言此為未善耳  
葉適曰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濶不能畧  
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戴氏德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隋志夏小正別為卷  
唐志無小正之別

闕

漢書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大戴授琅琊徐良存鄉由是  
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又曰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尙有零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四  
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  
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  
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  
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  
也勸學禮二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  
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  
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  
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  
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  
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  
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  
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寢久而傳又  
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  
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  
傅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  
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  
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畜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  
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  
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  
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  
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  
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畜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

按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陳振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

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又曰大戴禮既已闕佚其間又多雜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尙如此况經文乎小戴刪取爲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尙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且如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場中采茨趨中肆夏保傅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

二字也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一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

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類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

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亶亶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其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黃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二篇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十一中間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

記者也雖為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吳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覲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係傳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躓言云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陸元輔曰大戴禮王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同哀公問

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童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  
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  
第四十三荀卿禮論篇有之比此加詳禮察第四十六自  
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  
賈誼疏保傅第四十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  
十二禮記祭義有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  
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  
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  
至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宥坐篇有此多  
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盛德篇六  
十六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  
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

有之大抵 朝事義第七十七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  
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爲畧公符第  
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  
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  
同易本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  
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  
秦間老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會粹之  
大戴小戴又遞爲刪定故其書與他書異同者如此

盧氏辨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爲太學博士以  
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

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  
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荏平人阜昌初齊王豫授監察御史  
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齋堂先生

吳氏澂大戴禮序錄

一篇

存

登自述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  
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  
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  
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  
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  
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  
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  
其膏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尙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  
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  
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  
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  
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  
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終  
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  
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俟好古博學  
之君子云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終

弟子長洲陸肯堂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小戴授梁人橋仁季  
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  
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  
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



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  
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  
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一篇合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  
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  
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  
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  
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  
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

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

劉敞曰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  
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脩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  
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李清臣曰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  
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  
名其家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  
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斯教之大害也五經獨禮  
樂尤爲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儒  
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  
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  
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

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之文刪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

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周諤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周行已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翼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

葉夢得曰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然禮記之傳駁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

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

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處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爲表裏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

項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學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之甚者也檀弓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爲當使之喪或以爲不使之喪或以爲可反或以爲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

羅彛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王應麟日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虞集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

朱升曰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餘此設科者不得不舍經而用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 又曰以記爲經則雜焉不可也以之爲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爲傳焉無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爾

郝敬曰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父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贗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

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  
惟此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  
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  
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又曰禮非夫  
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折衷  
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強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  
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  
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  
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於其君小國三  
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  
月令封諸侯於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禴記云公圭  
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纁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纁皆  
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  
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  
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  
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  
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  
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  
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  
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  
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  
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

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於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禘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於禘者矣祭法天於泰壇地於泰折周禮圜邱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尙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曰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禘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而論語云宗廟

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尙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曰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禘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而論語云宗廟

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玉藻以  
玄冠爲齋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  
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  
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瑟則  
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  
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  
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  
加帶皆緇而襍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  
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幃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幃喪大  
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  
記云士小斂陳衣於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於序東西領

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於房皆南領西上周禮  
云天子含用玉而襍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二  
問之而襍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  
夫俟練而歸士卒而歸襍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  
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襍記又云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  
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  
奠牛而襍記有子以遺車視牢具載餼爲非禮喪奠脯醢  
而已喪大記云四隣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爲臣  
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  
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  
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

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  
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  
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總哀  
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  
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  
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鄉飲酒義云  
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  
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  
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  
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  
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  
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  
三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  
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  
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入殊  
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  
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強穿鑿詩張百出初學爲其所  
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譌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顏茂猷曰禮記多漢儒附會成之然其精者已洞心徹髓  
矣後世得有所稽以融會其意亦藉是經焉

禮記群儒疑義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注戴聖撰



橋氏仁禮記章句

四十九篇

佚

後漢書橋玄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

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叙次甚明此云戴德

恐誤

高氏誘禮記注

佚

按高氏禮注藝文類聚引之

鄭氏玄禮記注

隋志二十卷

存

後漢書玄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李觀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爲得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大

衛浚曰鄭氏注禮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旨

郝敬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真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為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牽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既以記為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瞽瞍然耳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盧氏植禮記注

隋志十卷

唐新舊志同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曲禮去國三世鄭云自祖至孫而盧植王肅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為世

元行冲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為之解世所不傳

朱子曰東漢諸儒考禮煞好盧植也好

王應麟曰詩疏嘗引盧植禮記注

按續漢書禮儀志注亦引植注通典亦引之

蔡氏禮辨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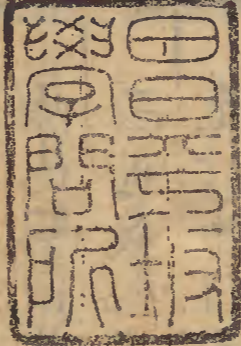
佚

王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蔑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

義引之以為蔡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終

弟子武進黃暉烈覆校



引之以爲禁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終

弟子武進黃輝刻

